

儿童骨科病房里来了一位“小诗人”。听说,小小年纪,已经写了五大本厚厚的诗集。那天,我透过病房的窗户,看到一个瘦小的女孩正伏在病床上专注地写着什么。

小女孩叫孙心,她的故事,我是在病房里陆陆续续听来的。

孙心17个月大时,因为腿部剧烈疼痛,送到医院检查,发现右小腿骨早已折断,是罕见的先天性胫骨假关节症。这个拗口的医学名词,却是一种残酷的疾病:小腿骨会无缘无故地骨折,然后在错误的位置长出一个“假关节”。这种疾病到现在还没有治愈的方法。从那以后,孙心再也不能跟小伙伴一起蹦蹦跳跳去上学了,陪伴她的只有抬头可见的天花板。

“你没有上过学,怎么会写诗呢?”我轻声问道。

孙心放下笔,眼神转向窗外:“六岁那年,做完手术疼得睡不着,我就开始数窗外的星星。数着数着,发现星星好像在我说话。”她忽然笑起来,“后来想想,这应该就是诗意吧。想起读冰心、纪伯伦、泰戈尔诗歌的时候,也是这样美好的感觉,身体也不觉得痛了。”

说着,她的眼睛闪着亮,那是真真切切的生命的亮色。

妈妈回忆,女儿第一次说要写诗时,只是孩子天真的幻想。直到看见女儿在病痛中写下一行行诗句,才明白女儿写诗的梦想是很认真的,这是女儿与命运对话的方式。三年前,妈妈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吃惊的事:卖掉市区的房子,搬到了奉贤的乡下。她说是为了满足女儿亲近自然的愿望。

轻轻翻开她的笔记本,上面密密麻麻、歪歪扭扭爬满了小字,有些地方还涂改过,那些不刻意押韵却充满灵性的文字跃入眼帘:

“雨静静地停了/我到花园里去走走/树叶的清香冲淡了/花儿的花瓣掉落了/滑下来几滴水珠/落到了我的双手/雨又开始下了/不知再过多久/我再去看的时候/是否花瓣一片也不留/香气一点也没有……”

“我怎知道风的路线是向终点/而此时才懂得/是早已设下的时间/晨光只是一个幻/为我拉下了永久的月帘。”

“柳叶浮涟漪/白鹤捕鱼虾/倒影成曲线/荷花开在上。”

当我们疾病缠身时,才最真切、最深刻地体验到平时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是那么美好,孙心正是这样的女孩。

诗歌不再让我笼罩在疾病的阴影中/看到花儿绽放/听到鸟儿欢唱/雪后的宁静……我都想用诗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悟。

孙心说:“前两年的诗快乐些,后来想到病不能治愈时,诗里就多了些忧伤。”她用诗歌化解苦闷,在字里行间寻找与命运和解的方式。

最近,孙心的腿骨又断了,想到女儿又将面临一次大手术,母亲忍不住流泪,但孙心反而安慰母亲:“不要哭,我会乐观面对!”她在进手术室前偷偷写了一首诗:“那时间/凝固了伤感/非语言/痛撕心/是思念/总以为天与地的距离/是那么遥远/至此才知/我和你/划上了无边的界限……”

手术非常大,孙心一直到晚上九点才被推出手术室,主刀医生感慨:“没看到过这么坚强的小女孩,老天怎么忍心把厄运降落在她身上!”

孙心每次住院,我都要去病房,读一读她写的诗歌,听一听她的乐观,看一看她的坚强。她依然用诗歌记录生活的点滴,用文字传递着生命的温暖与力量。那些诗句确如她所说,是收集来的光。而收集光的人,自己便也成了光。

七夕会

在手机摄影中,“奇偶选择”往往是决定画面张力的关键。奇数元素通过打破对称性,能迅速建立视觉重心,而偶数元素常因过平衡度导致焦点涣散。两种反差既植根于视觉规律,也契合传统文化中的审美哲思。

古代宫殿建筑中的饰件,无论物件大小,一般都采用奇数。故宫屋顶檐角有小兽雕饰,多为九个,因为九是最大的阳数,代表帝王至尊。少林寺的塔都是奇数层,暗含僧人孤身修真。奇数在传统语境中更承载着“以缺显盈”的辩证思维:以非对称性,引导视线聚焦核心,避免偶数对称带来的机械感。视觉心理学认为,偶数元素易引发观者的“选择困境”,当画面出现两个相似主体时,视线会在两者间反复游移,削弱视觉冲击力;而奇数构图通过主次搭配形成天然视觉三角,如三枝疏梅、五块礁石,既可制造矛盾冲突,又能协调主次

呼应。文人画中“一树寒梅傲雪”的极简构图,本质是对奇数美学的运用。理解“奇偶”维度间差异,手机拍摄可有意识摆脱对称物象的羁绊,主动寻找三个、五个、七个等奇数元素,人为创建画面的重心,打破影像的平衡,使得落点更加明晰,提升画面的吸睛指数(如图:奇偶叉子的对比)。

“宁奇勿偶”

当然,偶数的仪式性价值不容忽视。婚庆双人照的对称构图传递圆满寓意,建筑摄影中偶数的廊柱阵列展现庄严。但日常拍摄中大多数题材仍适用“奇优于偶”原则。数字时代强调“宁奇勿偶”,其实更寄托对机械复制的审美反抗。当每个人在用手机重构世界时,奇数选择,可以是一种自觉的行为,它不仅延续了传统美学基因,也赋予数字影像诗性灵光。正如西方批评家本雅明所言,真正的影像永远在奇数维度静候,等待镜头捕捉那瞬息的矛盾与生机。

摄影

周汝昌云笺一瞥

周忠麟

我和红学大家周汝昌的相识,是从约稿开始的。

1994年初,我向周汝昌约稿,他马上寄来一稿,并附信。稿件尚未见报,他又来信说:

周忠麟同志:

承索稿,今奉上一件书评。所评之书非常重要,拙文并未放笔细述,大约只有两千字,实已简甚,故希望宽予版面,不再砍削为幸。

若可刊用,请勿忘多寄两份样报,谢谢。

即颂

文荣!

周汝昌 94 6 25

时隔一天,又收到先生大札:

忠麟同志:

刻奉6月23日惠札,知您为我嘱托的琐事分神查问,非常感谢!《影史回忆录》系上海佛学书局印行(93年版)。我那小拙文不甚精辟,不过聊以塞责而已。但为您要稿,我却又写了一篇书评,此文十分重要,日内清钞寄上。已写了一纸短柬,原随稿发,今先一并奉览。此文两千字,很“长”了吧?希望您赐版面,不胜幸甚。

我平生所有文稿皆付手稿,原因是各处要稿太多,无法都钞,目坏太甚,各报刊也都谅解。(平生为文,没有所谓“底草”,写在纸上的即“又是草稿,又是定本”!)此次却因有数处改字较多,怕看不清,故需清缮。我写此文,却是十分郑重认真的,谅您能够看得出来。

匆匆拜复,并颂文荣笔健!

周汝昌 94 6 26

没过两天,周汝昌又寄来一稿,题目为《君书动我心——王湘浩〈红楼梦新探〉简评》。周老文思涌动,似乎无法收手了。

如果能看到周汝昌云笺的原件,你一定会感受

到的;二是满满的瘦金体,每读信我还会细细地看他的书法。细细品味,其余味是无穷的:

从书信可以看出,周汝昌写信都习惯于垂直书写,而且是从右向左。尽管有一封信是横写的,而且走向很规整,但他更习惯于竖写。

从书信的“卷面”来看,他的书写和思路是很流畅和干练利索的。当时他已77岁,1975年时的他左眼失明了,右眼也有0.01的视力,所以他写的信,字都特别大,而且像爬楼梯似的,是斜着走的。

但是,你不得不承认,他的字很有力度,很有骨架。

有很多人说起周汝昌的字像瘦金体,特别是“一”字和“文”字,收笔带钩,捺笔伸腿。“瘦金体”又名“瘦筋体”,源于宋徽宗的书法,其特点是笔法纤细,线条流畅,结构紧凑。最大特点是:横划收笔带钩,竖笔收笔带点。周汝昌的字显然具有这两个最明显的特点,并得了瘦金体的神韵和精髓。

周汝昌先生给我的信,每封都写得满满当当,连信纸的四边都写满了字,一是可能他眼睛真的看不清楚,二是他想说的话很多,要等到纸上无处可写了才收笔,这也能窥见他的个性之一二。

小点点初学围棋就遇到一个困难局面:一方只剩一口气拼命逃跑,另一方穷追不舍往边角上赶,最终以逃跑方走投无路全军覆没收场。教练一语点醒梦中人:这个叫“扭羊头”,逃跑方因为求生欲太强亏大了,正解是第一步就放弃,及时止损。

转念想想,人生路上我们被“扭羊头”的次数也不算少了。平日里胡吃海塞体检时才战战兢兢生怕万劫不复,看着上上下下的箭头或庆幸或郁闷,一如读书时在学校尽情淘气任性终于换来家长会后一顿收拾——量变到质变的道理无数人懂,但往往仍会坐视人性马车奔向悬崖。就因为欲望和嗜好这两匹奔马太猛了,需要两根强有力的缰绳保驾护航:一日克己,一日止损,它们是挡在人生悬崖边最后两个能救你命的守望者。



“扭羊头”

姚欣宏

为帮它们一把,让豆苗在竹竿上后“看住”生长。社员们先将一个个稻柴用水榔头“的(敲)”来软软些,“看”小寒时方便将它们一根一根接起来,打好死结,遇到竹竿必绕一圈固定后继续向前。一棚小寒兜过来两面全部“看”好,就等于用一根根稻柴“拦”出了小寒生长“地盘”,限制它们只能在里面向上长高。

看小寒是春耕大忙前的简单生活,但“看”第一次小寒时,因“看”在最底部,弯腰曲背,会有点累。彼时还常会遇到阴雨天,田里湿答答,身上湿答答,但再湿也要去,心里再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,也要放一边先去“看”小寒。小寒的一生要被接起来的稻柴“看”三四次,才能规规矩矩长到棚顶。这时一棚棚小寒就像一堵堵绿色的墙壁(不是墙壁),就等那一茬茬白色的花朵,像一只只展翅的小蝴蝶渐次挂在上面,最后都变成下垂又饱满的豆荚,五月头上时就可开始采收了。

采小寒每个生产队都用小包工,也就是计件制,采得多,工分自然也多。只要生产队长说明天早晨采小寒,第二天一早,各家大人、小孩,凡能出来的都到田里了,大家束只花袋,每人占据一棚小寒,动作熟练地将小寒一记记采下来,放进花袋里。装满了,等在田头的生产队干部会一一过秤、记账,倒入生产队的麻袋中。一般只要开一个早工,这次的采小寒豆任务就完成了,真是又快又好。

寒豆的成熟时间稍早于小寒豆,各家自留地里会“创”寒豆,也更会种小寒,于是每年5月头上,我骑着脚踏车,先将寒豆送到上海各菜场出售,寒豆快要没了,小寒豆接替上场。那段时间,我几乎一天隔一天的凌晨去上海,骑上十几公里路,到过老庙那边林荫路等好几个菜场。上海居民对两种豆都喜欢,他们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习俗,就是时鲜货上市后,非买来吃吃看不可的。蚕豆能卖一角一斤的话,小寒豆却能卖两角甚至两角五分一斤,价格高反而先卖完,这在方言中叫“懒(lǎn)主”,售卖者眉花眼笑。

云城的雨向来是出了名的。云城是温哥华的别名,一年四季之中,这里倒有近一半日子是浸在湿漉漉的水汽里。特别是秋冬的雨,下得极有耐性,不疾不徐,时疏时密,只管一味地下,下得人没了脾气,就连心里也长出青苔来。于是,有了雨哥华的昵称。

初到云城的人,颇不惯这阴雨连绵的天气。每每见天色转阴,便知又要下雨了,心下便有些郁郁。雨点打在窗上,滴滴答答,像是无数细小的手指在敲击,敲得人心烦意乱。街上行人匆匆,撑伞的不少,个个低头疾走;不撑伞的似乎更多,许是习惯了,人人一件套头衫,在风雨中徐徐前行。

这一天,云城的雨却有些异样。一阵春风吹过,忽觉窗外有异样的响动,我抬头一看,竟不是雨,而是花瓣。粉的、白的、淡红的,有关山、有松月,还有普贤,一片片从这些樱花树上飘然轻盈落下,落红成阵。初时还以为是为错觉,待推窗细看,果然是下了一阵花瓣雨。

这花瓣雨下得极有章法。每一片花瓣都像有意为之,在空中打着旋儿,无数片花瓣在风中忽上忽下,忽左忽右,最后才恋恋不舍地飘落在地上。不多时,地面上便铺了一层密密的花瓣,像极了粉红色的天然地毯。我站在窗前,竟看得呆了。云城竟会下花瓣雨,而且还下得这样婀娜多姿,和故乡的柳絮如烟,俨然是异曲同工。那些曾在冬日里被雨水打蔫了的花花草草,此刻也抖擞精神,在花瓣雨中舒展着枝叶。几个孩童在街上嬉戏,伸手去接落下的花瓣,笑声清脆,胜过了往日的雨声。一对情侣,用手机记录着花瓣雨纷飞的浪漫,还有彼此青春的情影。一位老人,一手拄着拐杖,一手牵着小狗,缓缓走过,踩出一串浅浅的脚印,旋即又被新落下的花瓣掩去。

花瓣雨一连下了好几日。第一日人们尚觉新奇,第二日便已习以为常,到了第三日,竟有人抱怨起来,说花瓣沾衣,难以拂去;说花瓣落在车顶,弄脏了自己的车;还说落花塞住了排水沟,街上积了水。我听了不禁哑然——云城人连花瓣雨也要抱怨,实在是被寻常的雨水宠坏了。终于,花瓣雨停了,又恢复了往常的雨水,满地的花瓣,也在雨水中化为尘土,消失了踪迹。雨水打在脸上,冰凉如常,却少了那几分花香与温馨。

云城的雨依旧下着,明年的这个时候,一定会再下一场漫天的花瓣雨。

云城下起花瓣雨

半张

